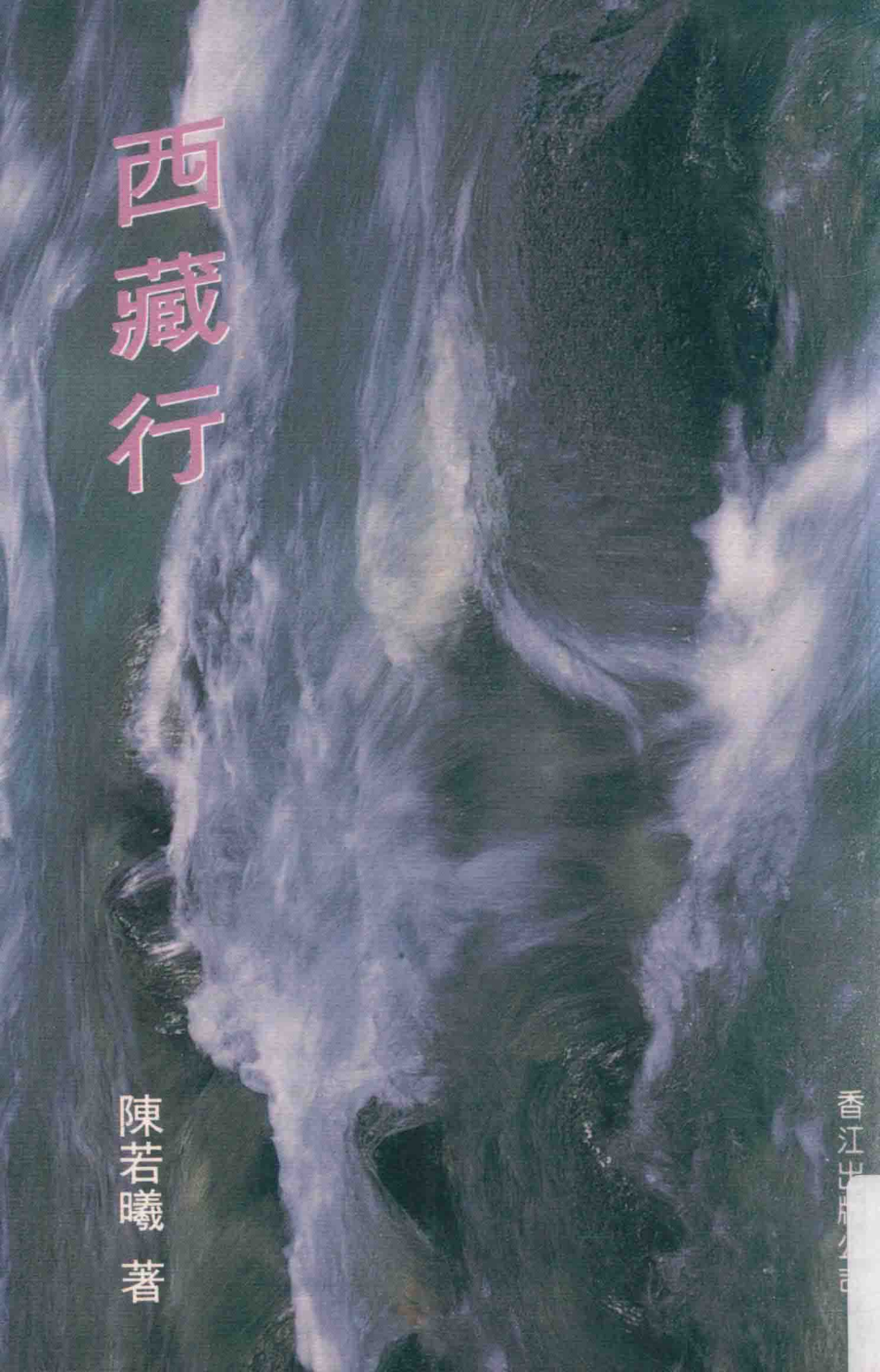




# 西藏行

陳若曦 著

香江出版社

# 西藏行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陳若曦 著

西藏行

作者 陳若曦

出版者 香江出版公司

香港英皇道二十九號凱英大廈十樓A座

電話：五十七〇四一二一

總代理 藝文圖書公司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座

電話：三十八〇五八〇七 三十八〇五七〇五

印刷 雅歷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黃竹坑葉發街四號十一樓

電話：五十五三四二一一

版次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 ISBN 962-301-056-3

定價 港幣四十八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作者近照（一九八八年四月）

劉開平攝

和畫家郁風在廚房裏（一九八六年七月）



與夏志清合影（一九八七年）



爲吳祖光舉行《生正逢時》的演講



（一九八六年）  
與戲劇家曹禺（中）和車輻合影



與黃春明（右一）陳映真（右二）王禎和（左）合影（一九八六年）

# 目次

## 山河戀

我爲楚戈描山水 3

做客釣魚台 8

新疆吃拜拜 22

延邊四日 32

台灣人看草原 46

走着瞧 66

西藏行 83

## 憶舊篇

我們那個年代的中學生 133

姑父的蛇店 138

外婆 141

悼念篇

憶魯芹師 149

楊達精神不朽 154

親民求真——紀念蔣經國先生 157

隨想集

張愛玲一瞥 165

天堂裏的司機 170

反傳統的劉國松 179

大陸也有「黨外」了 184

驚魂記 188

三月金山春意鬧 195

民航要改善 201

送書 206

文逼而後生 211

數壇怪傑莫宗堅 216



外行話

侯寶林的相聲

223

我看《活捉》

2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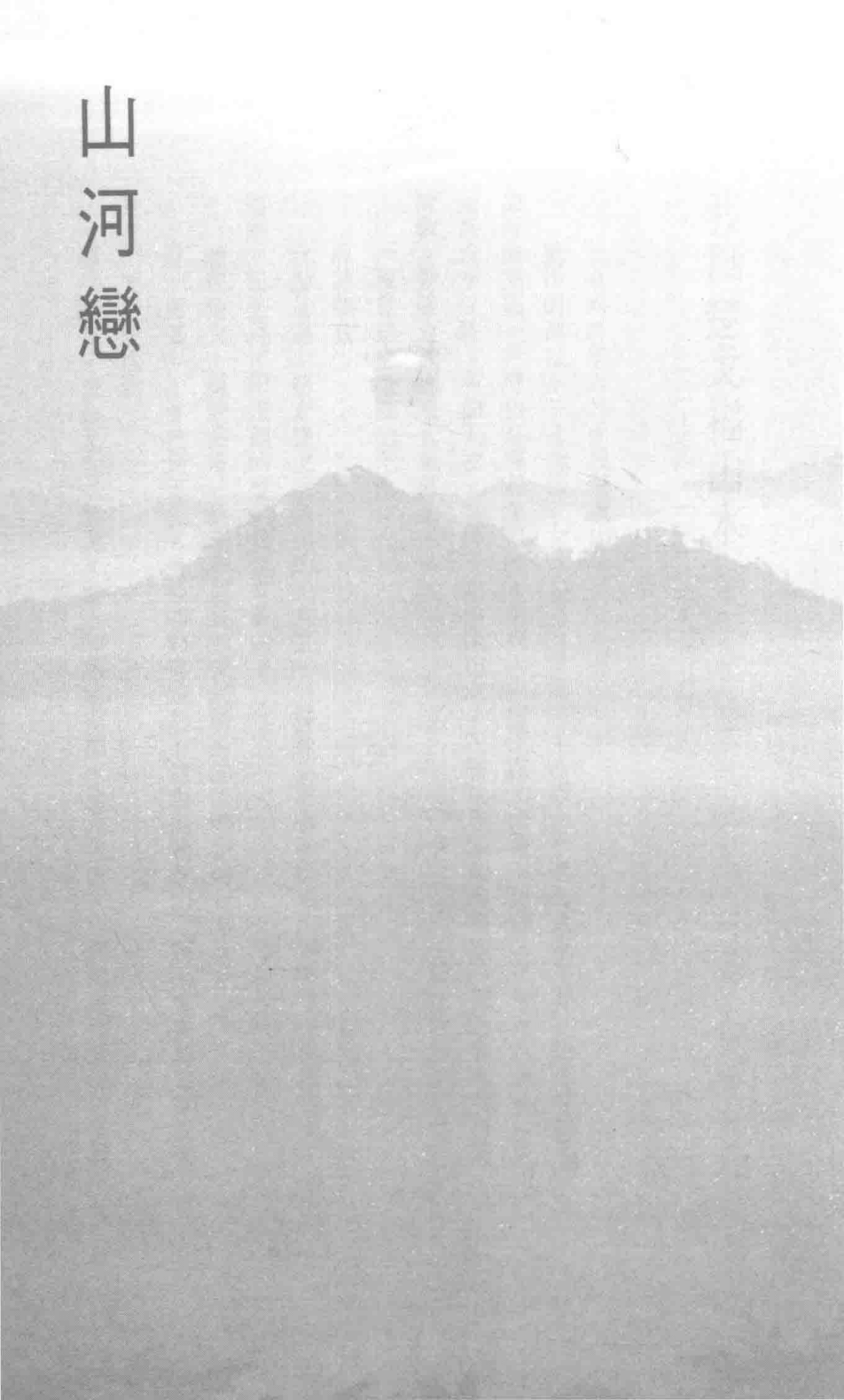
關肅霜的武功

231

尚長榮揚名金山

239

山河戀





# 我爲楚戈描山水

一九八二年六月，我遊黃山。

進山的頭日下午，走到了七十二峯之首，高一千八百一十米的天都峯腳。山峯拔地而起，像天神發怒一斧劈出來那般平直。峯頂沒入白雲深處，神龍不見首，更增一份詭秘。上山的道路既窄又陡，宛如天梯。絡繹不絕的爬山者，四肢並用地匍匐前進，望之如天空掛着一串辣椒。驚險之狀，令人氣餒。

「沒見過這麼陡的吧？」

導遊問我。

我說見過。朋友楚戈爲我作的山水畫，一樣嶽崑雄偉的山脈，還多了一份濃得化不開的鄉愁。正是爲了印證他的畫，我才來黃山。

想起楚戈，勇氣突增，便毫不遲疑地提起腳，加入朝聖的行列。

說「勇氣」，並無意誇張。事後和白樺談起，他也遊過黃山，對天都峯却知難而退，可見上山要一股傻勁。

那年四月才去台北看了楚戈。他正和癌症搏鬥，勝負未卜。雖然仍是頑童本色，置生死

於度外，但言談間感覺得出，他耿耿於懷的是睽違卅多載的故土和親人。一向健康硬朗的人，說病就病，而且凶險異常，人生的無常，莫此爲甚！我在大陸無親無戚，但自小嚮往祖國山川，如今面對着名山，爲友爲己都不能失之交臂。

攀完鐵索山道，不久出現鯽魚背。兩峯之間橫着寬不到一丈的天然石樑，兩旁是萬丈深淵。我祇望了一眼，心便跳到嘴裏，一身熱汗頓時化爲冰水。此時真進退兩難，只好閉了眼，牽着導遊的衣襟寸步而行。腦中一片空白，僅剩一個疑問：我還有勇氣走回來嗎？

好不容易到了「一覽羣山小」的極頂。日頭欲露還遮，照着羣峯如島，浮現在波浪滔滔的雲霧中。目之所及，浩瀚無邊，天地交際的境界，果然壯觀。

峯頂有塊巨石，汽車般大小，半身探出崖外。我扶着石頭，偷眼下望。萬丈懸崖下不見人踪，村舍渺若晨星，荒漠得不像人間世界。寒氣襲人，我兀立在石旁，有若遺世而獨立，備感蒼涼。陳子昂詩云：「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應是這種心情的寫照。

可惜，近年來我不會流淚了。去年朋友被殺，也只有怒無淚。當時若是楚戈放在天都峯上，至情至性的他，對此奇景必定喜極而泣。

記得年輕時，我和一羣詩人去殯儀館向胡適的遺體告別。大家都悲傷一代哲人逝去，但不知如何表達，楚戈却用一聲哀號包容了一切。那一聲呼號，我永生難忘。

這個流着濃濃中國人血液的朋友，一向作而不述，連老朋友都難得寫信。別人用鄉愁堆

砌現代詩的時候，他默默地在畫紙上塗抹滿腔的懷念。看了他的畫，方知人對山河的癡情，正是原始的初戀。

造物固然神奇，無奈弄人。攀上鐵索，越過魚背，跨上「天上都會」的，竟非爲之朝思暮想的楚戈。除了爲他多瞞幾眼青山，我還能說甚麼？

下山前往玉屏樓，山道逶迤，沿途石階上碰到許多人寫生。年紀老中青俱全，或站或坐，用水墨和炭筆描繪黃山的奇松怪石。爬山者對照景物和畫稿，一路指認着名勝。蒲團石、渡仙橋、一線天、倒掛松、蓬萊三島、迎客松……確是「山蔭道上應接不暇」。

有個年輕人揮舞水墨，畫的是黃山另一奇，瞬息萬變的雲霧。其時夕陽西下，天上的白雲蒼狗，飛到紙上化成長河滔滔，又似渾沌初開，原來採用抽象表現。

我愛和畫家做朋友，但是對畫一竅不通。那一剎那間，却頗悔恨自己不曾學畫。否則也勾勒幾筆峭壁蒼松，拿回台北也許能啓發朋友的創作靈感，或稍慰他思鄉之苦也好。

我但願台階上站的，是我那苦戀故土大半輩子，却被活生生阻斷了血緣臍帶的朋友。以他的才思和頑童心靈，對此山色，不知能譜出多少樂章——他的山水飄逸瀟灑，具有動感，一幅不就是一首狂想曲嗎？

黃山無石不奇，也各有名稱。手指峯、飛來峯、金鷄叫門、犀牛望月、仙人飄海、太白醉酒、蘇武牧羊……幾乎無石不名。松樹更神，每一棵都像孫猴子般從石縫間掙扎出頭，汲

取雨露雲霧爲養分。難怪株株練得仙風道骨，棵棵是剛勁特異的獨行俠。許多松樹有名，如迎客、送客、連理、望海、龍爪、黑虎、夢筆生花（剛剛天旱枯死）等。還有不少尚「待字閨中」。我向無取名的本事，假若老友到此一遊，憑他豐富的想像和武功（念武俠小說），當能一一賦予名號，定收相得益彰之效。

我嘆黃山之奇，但無驚訝之意，想來是早在楚戈的畫中親近過。後來坐船經過三峽，也覺似曾相識。

水流湍急，客輪在懸崖峭壁間穿梭而行。眼看要迎面撞上山壁，到時却峯迴路轉而另現一番風光。回想家裏客廳牆上的橫幅，一江春水穿越重山，一路奔騰澎湃，不正是如此？

當時感慨的是長江水質的污染。擔心翹首北望的朋友，有朝一日得飲長江水，肯定會傷心失望。

真正吃驚的，倒是長江修築水壩的消息。明知此舉會嘉惠民生，但想到壩成之日，一片澤國，舉世聞名的三峽風光勢成歷史名詞，又不勝惋惜。淹掉沿江數縣的工程，當然不是指日可待的事。不知那雲雨巫山，還等得及讓楚戈爲她斷一寸腸否？

去年返台，看到朋友已戰勝癌症，活得健康踏實，確是衷心爲他慶幸。知道他已見到老母，平生願望得遂一半，不禁暗禱上蒼：讓他早日踏上故土，我情願陪他再走一趟鯽魚背。進入中年來，最是珍惜老友重逢，尤其是這麼一位從死神懷抱裏奪回來的朋友。這把年

紀了，病痛難免。我便是這兒揣個瘤，那兒割個膽，沒有一回返鄉不鬧腸胃病。離台前夕，又因為貪吃生魚而病倒客寓。正覺無聊兼無奈之際，楚戈突然來訪。驚喜之餘，彼此都感謝上天待人不薄，活著實在有賺頭。

「你要常常回來，」他說，「每見一次面，就是淨賺一次！」

豁達爽朗，完全是贏家的姿態。

初得他患癌的消息，曾寫信給他：「你希望我回來看你時，就說一聲。」

三年來，我一直害怕被他叫回去。

我寧可年年自己返鄉。一個人摸到外雙溪，欣賞他和朱銘的新作，吃朱大嫂的火鍋和守美的小菜，分嚐朱銘收藏在木雕背後的家釀美酒。遺憾的是走了張大千，只能憑弔故居。

前夜，夢到三峽築好了水壩，一片汪洋大海。幾千年俯視天下興亡的神女峯，被水淹成一介孤島。醒來後，茫然若有所失。

海峽對峙已卅五載，這種不戰不和又不通的局面不知要持續多久。小小老百姓只有托夜風傳話：三峽，你等等我朋友吧。



## 做客釣魚台

有一天，曹禺來電話。

「你不是喜歡和老人做朋友嗎？」他說。「有個八十歲的老人，叫呂正操，掛名政協副主席，他要請你吃飯，有空嗎？」

一時還不知道呂正操三個字怎麼寫法，但聽到八十高齡却有些躊躇。我果然有幾個老人朋友，多半不擺長者架子，也不拘小節，可以隨心所欲地嘻笑怒罵，屬於老頑童之流。算算在北京只剩半天時間，若碰上一位道貌岸然的官老爺，就是賞飯也會食不知味，豈不可惜！

曹禺大概體會到我沉吟不語的心意，立即補充：「這個老人你一定喜歡——哎，人家已經喜歡上你啦！」

他跟着解釋，呂老在香港買了一本《無聊才讀書》，讀到《和曹禺英若誠談天》一文，哈哈大笑，認為「寫活了」曹禺，返京時和他約定，有機會要見見作者。

承蒙錯愛，我欣然應承。

四五月的北京，風沙常颳得人睜不開眼。離京前一天，居然風和日麗。早上，幾個「朦朧詩人」和畫家來訪。這些年輕人真誠坦率，見解清新。正為中國人有無「愛」心而爭論不